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13位ISBN编号：9787550205833

10位ISBN编号：7550205833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公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林徽因

页数：300

字数：3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精选集。

包括了林徽因文学作品中的小说、散文和书信。

本集尽可能地收集了她的书信，尽管远不完全，却也涵盖了她的从留学时代直到晚年的一生，而且全部是纯粹的私信，从而极其真切地展示了她在文学、建筑、政治、感情、家庭，以及把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生活中的心路历程，有血有肉有泪地反映了那一段历史。

同时收集了林徽因的所有诗歌，即使做不到百分百完全收录，却也涵盖了她的从留学时代直到中年这个时间段，经典的诗歌作品，林徽因同时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诗坛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受泰戈尔的影响巨大，她与徐志摩的诗歌作品一直到现在都是每一代文学爱好者的必读品，她对中国诗坛的影响一直绵延至今，其诗歌作品中的音乐美感，动人的无声韵律无法不让人为之倾倒。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作者简介

林徽因，女，汉族，福建闽侯人，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均属佳作，其中小说代表作《九十九度中》与散文代表作《窗子以外》，均已收录本书中。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书籍目录

散文

悼志摩

惟其是脆嫩

山西通信

窗子以外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蛛丝和梅花

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

究竟怎么一回事

彼此

一片阳光

小说

窘

九十九度中

模影零篇

钟绿

吉公

文珍

绣绣

书信

致胡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致沈从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致梁思庄

给梁再冰

致傅斯年

致金岳霖

致梁思成

一

二

附：

徐志摩致林徽因

诗歌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
那一晚
笑
深夜里听到乐声
情愿
仍然
激昂
一首桃花
莲灯
中夜钟声
山中一个夏夜
微光
秋天，这秋天
年关
忆
吊玮德
灵感
城楼上
深笑
风筝
别丢掉
雨后天
记忆
静院
无题
题剔空菩提叶
黄昏过泰山
昼梦
八月的忧愁
过杨柳
冥思
空想(外四章)
红叶里的信念
山中
静坐
十月独行
时间
古城春景
前后
去春
除夕看花
诗三首
林徽因诗
病中杂诗九首
哭三弟恒
我们的雄鸡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章节摘录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地，不可信地，惨酷地，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

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

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

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

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

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

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在我们前面。

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许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许活动的可能！

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帷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痼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

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里么？

但是除去拭泪相对，默然围坐外，谁也没有主意，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对这死！

谁也没有主意，谁也没有话说！

事实不容我们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们不伤悼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们有超自然的幻想！

默然相对，默然围坐……而志摩则仍是死去没有回头，没有音讯。

永远地不会回头，永远地不会再有音讯。

我们中间没有绝对信命运之说的，但是对着这不测的人生，谁不感到惊异，对着那许多事实的痕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

世事尽有定数？

世事尽是偶然？

对这永远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们前边展开的只是一堆坚质的事实：“是的，他十九晨有电报来给

我……“十九早晨，是的！

说下午三点准到南苑，派车接……“电报是九时从南京飞机场发出

的……“刚是他开始飞行以后所发……“派车接去了，等到四

点半……说飞机没有到……“没有到……航空公司说济南有

雾……很大……”只是一个钟头的差别；下午三时到南苑，济南有雾！

谁相信就是这一个钟头中便可以有这么不同事实的发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飞机改期过三次，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

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在总布胡同口分手。

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时间，我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

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回来时很晚，听差说他又来过，适遇我们夫妇刚走，他自己坐了一会儿，喝了一壶茶，在桌上写了些字便走了。

我到桌上一看：“定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我怔住了，心中一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阵不痛快，却忙给他一个电话。

“你放心。

”他说，“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

话虽是这样说，他却是已经死了整两周了！

凡是志摩的朋友，我相信全懂得，死去他这样一个朋友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更固定，更不容否认。

志摩是死了，这个简单残酷的实际早又添上时间的色彩，一周，两周，一直的增长下去……

我不该在这里语无伦次地尽管呻吟我们做朋友的悲哀情绪。

归根说，读者抱着我们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的请柏雷一样，要从我们口里再听到关于志摩的一些事

。这个我明白，只怕我不能使你们满意，因为关于他的事，动听的，使青年人知道这里有个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实在太多，决不是几千字可以表达得完。

谁也得承认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世间便不轻易有几个的，无论在中国或是外国。

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

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迦更生先生。

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

他到康桥之后由迦更生介绍进了皇家学院，当时和他同学的有我姊丈温君源宁。

一直到最近两月中源宁还常在说他当时的许多笑话，虽然说是笑话，那也是他对志摩最早的一个惊异的印象。

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

源宁说，有一天他在校舍里读书，外边下了倾盆大雨——唯是英伦那样的岛国才有的狂雨——忽然他听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门，外边跳进一个被雨水淋得全湿的客人。

不用说他便是志摩，一进门一把扯着源宁向外跑，说快来我们到桥上去等着。

这一来把源宁怔住了，他问志摩等什么在这大雨里。

志摩睁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兴地说“看雨后的虹去”。

源宁不止说他不去，并且劝志摩趁早将湿透的衣服换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国的湿气岂是儿戏，志摩不等他说完，一溜烟地自己跑了！

以后我好奇地曾问过志摩这故事的真实，他笑着点头承认这全段故事的真实。

我问：那么下文呢，你立在桥上等了多久，并且看到虹了没有？

他说记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

我诧异地打断他对那虹的描写，问他：怎么他便知道，准会有虹的。

他得意地笑答我说：“完全诗意的信仰！”

“完全诗意的信仰”，我可要在这里哭了！

也就是为这“诗意的信仰”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达到他“想飞”的宿愿！

“飞机是很稳当的”他说，“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命运！”

“他真对运命这样完全诗意的信仰！”

志摩我的朋友，死本来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没有到过的，不免过分地怀疑，死不定就比这生苦，“我们不能轻易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但是我前边说过最难堪的是这永远的静寂。

我们生在这没有宗教的时代，对这死实在太没有把握了。

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会有一点点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丽的诗意的信仰！

我个人的悲绪不禁又来扰乱我对他生前许多清晰的回忆，朋友们原谅。

诗人的志摩用不着我来多说，他那许多诗文便是估价他的天平。

我们新诗的历史才是这样的短，恐怕他的判断人尚在我们儿孙辈的中间。

我要谈的是诗人之外的志摩。

人家说志摩的为人只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这断语从不认识他的人听来可以说很公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平，从他朋友们看来实在是对不起他。

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

我不说了解，因为不是许多人爱说志摩最不解人情么？

我说他的特点也就在这上头。

我们寻常人就爱说了解，能了解的我们便同情，不了解的我们便很落漠乃至酷刻。

表同情于我们能了解的，我们以为很适当；不表同情于我们不能了解的，我们也认为很公平。

志摩则不然，了解与不 1即“落寞”。

了解，他并没有过分地夸张，他只知道温存，和平，体贴。

只要他知道有情感的存在，无论出自何人，在何等情况之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他真能体会原谅他人与他自己不相同处。

从不会刻薄地单支出严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摘凡是与他不同的人。

他这样的温和，这样的优容，真能使许多人惭愧，我可以忠实地说，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多；他觉得人类各种的情感动作全有它不同的，价值放大了的人类的眼光，同情是不该只限于我们划定的范围内。

他是对的，朋友们，归根说，我们能够懂得几个人，了解几桩事，几种情感？

哪一桩事，哪一个人没有多面的看法！

为此说来志摩朋友之多，不是个可怪的事；凡是认得他的人不论深浅对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极自然的结果。

而反过来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过程中却是很少得着同情的。

不止如是，他还曾为他的一点理想的愚诚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

但是他却未曾为这个而鄙吝他给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性情，不曾为受了刺激而转变刻薄暴戾过，谁不能承认他几有超人的宽量。

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

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岱，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来新诗尝试的命运并不大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

我说神秘，其实竟许是傻，是痴！

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

他愉快起来他的快乐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忧伤起来，他的悲戚是深得没有底。

寻常评价的衡量在他手里失了效用，利害轻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纯是艺术的情感的脱离寻常的原则，所以往常人常听到朋友们说到他总爱带着嗟叹的口吻说：“那是志摩，你又有什么法子！

”他真的 是个怪人么？

朋友们，不，一点都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比我们对万物都更有信仰，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

朋友们我们失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可爱的人格。

至于他的作品全是抒情的么？

他的兴趣只限于情感么？

更是 不对。

志摩的兴趣是极广泛的。

就有几件，说起来，不认得他的人便要奇怪。

他早年很爱数学，他始终极喜欢天文，他对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认得很多，最喜暑夜观星，好几次他坐火车都是带着关于宇宙的科学书。

他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他常向思成说笑：“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

“今夏我在香山养病，他常来闲谈，有一天谈到他幼年上学的经过和美国克莱克大学两年学经济学的景况，我们不禁对笑了半天，后来他在他的《猛虎集》的“序”里也说了那么一段。

可是奇怪的！

他不像许多天才，幼年里上学，不是不及格，便是被斥退，他是常得优等的，听说有一次康乃尔暑校里一个极严的经济教授还写了信去克莱克大学教授那里恭维他的学生，关于一门很难的功课。

我不是为志摩在这里夸张，因为事实上只有为了这桩事，今夏志摩自己便笑得不亦乐乎！

此外他的兴趣对于戏剧绘画都极深浓，戏剧不用说，与诗文是那么接近，他领略绘画的天才也颇可观，后期印象派的几个画家，他都有极精密的爱恶，对于文艺复兴时代那几位，他也很熟悉，他最爱鲍蒂切利和达文骞。

自然他也常承认文人喜画常是间接地受了别人论文的影响，他的，就受了法兰（Roger Fry）和斐德（Walter Pater）的不少。

对于建筑审美他常常对思成和我道歉说：“太对不起，我的建筑常识全是Ruskins那一套。

他知道我们是最讨厌Ruskins的。

但是为看一个古建的残址，一块石刻，他比任何人都热心，都更能静心领略。

他喜欢色彩，虽然他自己不会作画，暑假里他曾从杭州给我几封信，他自己叫它们做“描写的水彩画”，他用英文极细致地写出西（边？

）桑田的颜色，每一分嫩绿，每一色鹅黄，他都仔细地观察到。

又有一次他望着我园里一带断墙半晌不语，过后他告诉我说，他正在默默体会，想要描写那墙上向晚的艳阳和刚刚入秋的藤萝。

对于音乐，中西的他都爱好，不止爱好，他那种热心便唤醒过北京一次——也许唯一的一次——对音乐的注意。

谁也忘不了那一年，克拉斯拉到北京在“真光”拉一个多钟头的提琴。

1对旧剧他也得算“在行”，他最后在北京那几天我们曾接连地同去听好几出戏，回家时我们讨论的热闹，比任何剧评都诚恳都起劲。

谁相信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忠实于“生”的一个人，会这样早地永远地离开我们另投一个世界，永远地静寂下去，不再透些许声息！

1指美籍小提琴家Fritz Kreisler，“真光”指真光电影院，现儿童剧院。

我不敢再往下写，志摩若有灵听到比他年轻许多的一个小朋友拿着老声老气的语调谈到他的为人不觉得不快么？

这里我又来个极难堪的回忆，那一年他在这同一个的报纸上写了那篇伤我父亲惨故的文章¹，这梦幻似的人生转了几个弯，曾几何时，却轮到我在风紧夜深里握吊他的惨变。

这是什么人生？

什么风涛？

什么道路？

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

1指徐志摩1926年2月所作《伤双栝老人》一文。

惟其是脆嫩¹ 活在这非常富于刺激性的年头里，我敢喘一口气说，我相信一定有多数人成天里为观察听闻到的，牵动了神经，从跳动而有血裹着的心底下累积起各种的情感，直冲出嗓子，逼成了语言到舌头上来。

这自然丰富的累积，有时更会倾溢出少数人的唇舌，再奔进到笔尖上，另具形式变成在白纸上驰骋的文字。

这种文字便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出产，大家该千万珍视它！

现在，无论在哪里，假如有一个或多种的机会，我们能把许多这种自然触发出来的文字，交出给同时代的大众见面，因而或能激动起更多方面，更复杂的情感，和由这情感而形成更多方式的文字；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一直造成了一大片丰富而且有力的创作的田壤，森林，江山……产生结结实实的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表情和文章；我们该不该诚恳的注意到这机会或能造出的事业，各人将各人的一点点心血献出来尝试？

假使，这里又有了机会联聚起许多人，为要介绍许多方面的文字，更进而研讨文章的质的方面；或指出以往文章的历程，或讲究到各种文章上比较的问题，进而无形的讲究到程度和标准等问题，我又敢相信，

1原载于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期，署名微因。

在这种景况下定会发生更严重鼓励写作的主动。

使创作界增加问题，或许。

惟其是增加了问题，才助益到创作界1的活泼和健康。

文艺绝不是蓬勃丛生的野草。

我们可否直爽的承认一桩事？

创作的鼓动时常要靠着刊物把它的业绩布散出去吹风，晒太阳，和时代的读者把晤的。

被风吹冷了，太阳晒萎了，固常有的事。

被读者所欢迎，所冷淡，或误会，或同情，归根应该都是激动创造力的药剂！

至于，一来就高举趾，二来就气馁的作者，每个时代都免不了有他们起落踪迹。

这个与创作界主体的展动只成枝节问题。

哪一个创作兴旺的时代缺得了介绍散布作品的刊物，同那或能同情，或不了解的读众？

创作品是不能不与时代见面的，虽然作者的名姓，则并不一定。

伟大作品没有和本时代见面，而被他时代发现珍视的固然有，但也只是偶然例外的事。

希腊悲剧是在几万人前面唱演的，莎士比亚的戏更是街头巷尾的粗人都看得到的。

到有刊物时代的欧洲，更不用说，一首诗文出来人人争买着看，就是中国在印刷艰难的时候，也是什么“传诵一时”；什么“人手一抄”等。

2 创作的主力固在心底，但逼迫着这只有时间性的情绪语言而留它在空间里的，却常是刊物这一类的鼓励和努力所促成。

现走遍人间是能刺激起创作的主力。

尤其在中国，这种日子，那一副眼睛看到了些什么，舌头底下不立刻紧急的想说话，乃至于歌泣！

1原稿中为“创造界”，依文意改之。

下文同。

2原稿中为“等……”。

如果创作界仍然有点消沉寂寞的话——努力的少，尝试的稀罕——那或是有别的缘故而使然。

我们问：能鼓励创作界的活跃性的是些什么？

刊物是否可以救济这消沉的？

努力过刊物的诞生的人们，一定知道刊物又时常会因为别的复杂原因而夭折的。

它常是极脆嫩的孩儿……那么有创作冲动的笔锋，努力于刊物的手臂，此刻何不联在一起，再来一次合作，逼着创作界又挺出一个新鲜的萌芽！

管它将来能不能成田壤，成森林，成江山，一个萌芽是一个萌芽。

脆嫩？

惟其是脆嫩，我们大家才更要来爱护它。

这时代是我们特有的，结果我们单有情感而没有表现这情绪的艺术，眼看着后代人笑我们是黑暗时代的哑子，没有艺术，没有文章，乃至于怀疑到我们有没有情感！

回头再看到祖宗传流下那神气的衣钵，怎不觉得惭愧！

说世乱，杜老头子过的是什么日子！

辛稼轩当日的愤慨当使我们同情！

……何必诉，诉不完。

难道现在我们这时代没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喜剧悲剧般的人生作题？

难道我们现时没有美丽，没有风雅，没有丑陋、恐慌，没有感慨，没有希望？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
难道连经这些天灾战祸，我们都不会描述，身受这许多刺骨的辱痛，我们都不会愤慨高歌迸出一缕滚沸的血流？

！
难道我们真麻木了不成？
难道我们这时代的语辞真贫穷得不能达意？
难道我们这时代真没有学问真没有文章？

！
朋友们努力挺出一根活的萌芽来，记着这个时代是我们的。

山西通信1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单单在一点什么感情底下，打滴溜儿转；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

景物是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

我是没有出过门的，没有动身之前不容易动，走出来之后却就不知道如何流落才好。

旬日来眼看去的都是图画，日子都是可以歌唱的古事。

黑夜里在山场里看河南来到山西的匠人，围住一个大红炉子打铁，火花和铿锵的声响，散到四团黑影里去。

微月中步行寻到田陇废庙，划一根“取灯”；偷偷照看那瞭望观音的脸，一片平静。

几百年来，没有动过感情的，在那一闪光底下，倒像挂上一缕笑意。

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兴废。

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双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

乡村的各种浪漫的位置，秀丽天真；中间人物维持着老老实实的鲜艳颜色，老的扶着拐杖，小的赤着胸背，
1原载于1934年8月2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96期（第12版）。

沿路上点缀的，尽是他们明亮的眼睛和笑脸。

由北平城里来的我们，东看看，西走走，夕阳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

云块，天，和我们之间似乎失掉了一切障碍。

我乐时就高兴的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村落里去！

我感觉到一种平坦，竟许是辽阔，和地面恰恰平行着舒展开来，感觉的最边沿的边沿，和大地的边沿，永远赛着向前伸……我不会说，说起来也只是一片疯话人家不耐烦听。

让我描写一些实际情形我又不大会，总而言之，远地里，一片田亩有人在工作，上面青的，黄的，紫的，分行的长着；每一处山坡上，有人在走路，放羊，迎着阳光，背着阳光，投射着转动的光影；每一个小城，前面站着城楼，旁边睡着小庙，那里又托出一座石塔，神和人，都服帖的，满足的，守着他们那一角天地，近地里，则更有的是热闹。

一条街里站满了人，孩子头上梳着三个小辫子的，四个小辫子的，乃至五六个小辫子的，衣服简单到只剩一个红兜肚，上面隐约也绣有她嬷嬷挑的两三朵花！

娘娘庙前面树荫底下，你又能阻止谁来看热闹？

教书先生出来了，军队里兵卒拉着马过来了，几个女人娇羞的手拉着手，也扭着来站在一边了，小孩子争着挤，看我们照相，拉皮尺量平面，教书先生帮忙我们拓碑文。

说起来这个那个庙，都是年代可多了，什么时候盖的，谁也说不清了！

说话之人来得太多，我们工作实在发生困难了，可是我们大家都顶高兴的，小孩子一边抱着饭碗吃饭，一边睁着大眼看，一点子也不松懈。

我们走时总是一村子的人来送的，儿媳妇指着说给老婆婆听，小孩们跑着还要跟上一段路。

开栅镇，小相村，大相村，哪一处不是一样的热闹？

看到北齐天保三年造像碑，我们不小心的，漏出一个惊异的叫喊，他们乡里弯着背的，老点儿的人，也就露出一个得意的微笑，知道他们村里的宝贝，居然吓着这古怪的来客了。

“年代多了吧？”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他们骄傲的问。

“多了多了。

“我们高兴的回答，”差不多一千四百年了。

“”呀，一千四百年！

“我们便一齐骄傲起来。

我们看看这里金元重修的，那里明季重修的殿宇，讨论那式样做法的特异处，塑像神气，手续，天就渐渐黑下来，嘴里觉到渴，肚里觉到饿，才记起一天的日子圆圆整整的就快结束了。回来躺在床上，绮丽鲜明的印象仍然挂在眼睛前边，引导着种种适意的梦，同时晚饭上所吃的菜蔬果子，便给养充实着，我们明天的精力，直到一大颗太阳，红红的照在我们的脸上。

窗子以外1 话从哪里说起？

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地找不到个源头。

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的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黯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又一个光头。

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

每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

无疑地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筒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

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官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

铁纱窗以外，话可不就在这里了。

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

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

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 1原载于1934年9月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99期。

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其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

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因为那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

在家里罢，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

那里两树马缨，几棵丁香；榆叶梅横出疯杈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个两朵花——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幽秀地开着扇子式，六边形的格子窗，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

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黔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拥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屏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个朋友了，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

“地走进门房；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唧唧啾啾争吵的声浪。

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生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个窗子——扇子式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

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

你站起来，穿上不能算太贵的鞋袜，但这双鞋和袜的价钱也就比——想它做什么，反正有人每月的工资，一定只有这价钱的一半乃至更少于。

你出去雇洋车了，拉车的嘴里所讨的价钱当然是要比例价高得多，难道你就傻子似地答应下来？

不，不，三十二子，拉就拉，不拉，拉倒！

心里也明白，如果真要充内行，你就该说，二十六子，拉就拉——但是你好意思争！

车开始辗动了，世界仍然在你窗子以外。

长长的一条胡同，一个个大门紧紧地关着。

就是有开的，那也只是露出一角，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有南瓜棚子，底下一个女的，坐在小凳上缝缝做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做的；另一个，抓住还不能走路的小孩子，伸出头来喊那过路卖白菜的。

至于白菜是多少钱一斤，那你是听不见了，车子早已拉得老远，并且你也无须乎知道的。

在你每月费用之中，伙食是一定占去若干的。

在那一笔伙食费里，白菜又是多么小的一个数。

难道你知道了门口卖的白菜多少钱一斤，你真把你哭丧着脸的厨子叫来申斥一顿，告诉他每一斤白菜他多开了你一个“大子儿”？

车越走越远了，前面正碰着粪车，立刻你拿出手绢来，皱着眉，把鼻子蒙得紧紧的，心里不知怨谁好。

怨天做的事太古怪，好好的美丽的稻麦却需要粪来浇！

怨乡下人太不怕臭，不怕脏，发明那么两个篮子，放在鼻前手车上，推着慢慢走！

你怨市里行政人员不认真办事，如此脏臭不卫生的旧习不能改良，十余年来对这粪车难道真无办法？

为着强烈的臭气隔着你窗子还不够远，因此你想到社会卫生事业如何还办不好。

路渐渐好起来，前面墙高高的是个大衙门。

这里你简直不止隔个窗子，这一带高高的墙是不通风的。

你不懂里面有多少办事员，办的都是什么事；多少浓眉大眼的，对着乡下人做买卖的吆喝诈取；多少个又是脸黄黄的可怜虫，混半碗饭分给一家子吃。

自欺欺人，里面天天演的到底是什么把戏？

但是如果里面真有两三个人拼了命在那里奋斗，为许多人争一点便利和公道，你也无从知道！

到了热闹的大街了，你仍然像在特别包厢里看戏一样，本身不会，也不必参加那出戏；倚在栏杆上，你在审美地领略，你有的是一片闲暇。

但是如果这里洋车夫问你在哪里下来，你会吃一惊，仓促不知所答。

生活所最必需的你并不缺乏什么，你这出来就也是不必需的活动。

偶一抬头，看到街心和对街铺子前面那些人，他们都是急急忙忙地，在时间金钱的限制下采办他们生活所必需的。

两个女人手忙脚乱地在监督着店里的伙计称秤。

二斤四两，二斤四两的什么东西，且不必去管，反正由那两个女人的认真的神气上面看去，必是非同小可，性命攸关的货物。

并且如果称得少一点时，那两个女人为那点吃亏的分量必定感到重大的痛苦；如果称得多时，那伙计又知道这年头那损失在东家方面真不能算小。

于是那两边的争执是热烈的，必须的，大家声音都高一点；女人脸上呈块红色，头发披下了一缕，又用手抓上去；伙计则维持着客气，口里嚷着：错不了，错不了！

热烈的，必须的，在车马纷纭的街心里，忽然由你车边冲出来两个人：男的，女的，各个提起两脚快跑。

这又是干什么的，你心想，电车正在拐大弯。

那两人原就追着电车，由轨道旁边擦过去，一边追着，一边向电车上卖票的说话。

电车是不容易赶的，你在洋车上真不禁替那街心里奔走赶车的担心。

但是你也知道如果这趟没赶上，他们就可以在街旁站个半点来钟，那些宁可望穿秋水不雇洋车的人，也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而必须计较和节省到洋车同电车价钱上那相差的数目。

此刻洋车跑得很快，你心里继续着疑问你出来的目的，到底采 1原稿中为“仓卒”，依文意改之。

2原稿中为“各各”。

办一些什么必需的货物。

眼看着男男女女挤在市场里面，门首出来一个进去一个，手里都是持着包包裹裹，里边虽然不会全是他们当日所必需的，但是如果当中夹着一盒稍微奢侈的物品，则亦必是他们生活中间闪着亮光的一个愉快！

你不是听见那人说么？

里面草帽，一块八毛五，贵倒贵点，可是“真不赖”！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他提一提帽盒向着打招呼的朋友，他摸一摸他那剃得光整的脑袋，微笑充满了他整个脸。

那时那一点迸射着光闪的愉快，当然的归属于他享受，没有一点疑问，因为天知道，这一年中他多少次地克己省俭，使他赚来这一次美满的，大胆的奢侈！

那点子奢侈在那人身上所发生的喜悦，在你身上却完全失掉作用，没有闪一星星亮光的希望！你想，整年整月你所花费的，和你那窗子以外的周围生活程度一比较，严格算来，可不都是非常靡费的用途？

每奢侈一次，你心上只有多难过一次，所以车子经过的那些玻璃窗口，只有使你更惶恐，更空洞，更怀疑，前后彷徨不着边际。

并且看了店里那些形形色色的货物，除非你真是傻子，难道不晓得它们多半是由哪一国工厂里制造出来的！

奢侈是不能给你愉快的，它只有要加增你的戒惧烦恼。

每一尺好看点的纱料，每一件新鲜点的工艺品！

你诅咒着城市生活，不自然的城市生活！

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

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纯朴的 1原稿中为“全”；依文意改之。

人情风俗。

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他一个月六礼拜也是值得的。

没想到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

不错，许多时髦的学者常常骄傲地带上“考察”的神气，架上科学的眼镜，偶然走到哪里一个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无形中的窗子是仍然存在的。

不信，你检查他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

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一到一个地方，你有的是一个提梁的小小世界。

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纱！

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过！

洋鬼子们的一些浅薄，千万学不得。

你是仍然坐在窗子以内的，不是火车的窗子，汽车的窗子，就是客栈逆旅的窗子，再不然就是你自己无形中习惯的窗子，把你搁在里面。

接触和认识实在谈不到，得天独厚的闲暇生活先不容你。

一样是旅行，如果你背上揹的不是照相机而是一点做买卖的小血本，你就需要全副的精神来走路：你得留神投宿的地方；你得计算一路上每吃一次烧饼和几颗沙果的钱；遇着同行的战战兢兢的打招呼，互相捧出诚意，遇着困难时好互相关照帮忙，到了一个地方你是真带着整个血肉的身体到处碰运气，紧张的境遇不容你不奋斗，不与其他奋斗的血和肉的接触，直到经验使得你认识。

前日公共汽车里一列辛苦的脸，那些谈话，里面就有很多生活的分量。

陕西过来做生意的老头和那旁坐的一股客气，是不得已的；由交城下车的客人执着红粉包纸烟递到汽车行管事手里也是有多少理由的；穿棉背心的老太婆默默地挟住一个蓝布包袱，一个钱包，是在用尽她的全副本领的，果然到了冀村，她错过站头，还亏别个客人替她要求车夫，将汽车退行两里路，她还不大相信地望着那村站，口里噜苏着这地方和上次如何两样了。

开车的一面发牢骚一面爬到车顶替老太婆拿行李，经验使得他有一种涵养，行旅中少不了有认不得路的老太太，这个道理全世界是一样的，伦敦警察之所以特别和蔼，也是从迷路的老太太孩子们身上得来的。

话说了这许多，你仍然在廊子底下坐着，窗外送来溪流的喧响，兰花烟气味早已消失，四个乡下人这时候当已到了上流“庆和义”磨坊前面。

昨天那里磨坊的伙计很好笑的满脸挂着面粉，让你看着磨坊的构造；坊下的木轮，屋里旋转着的石碾，又在高低的院落里，来回看你所不经见的农具在日影下列着。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院中一棵老槐、一丛鲜艳的杂花、一条曲曲折折引水的沟渠，伙计和气地说闲话。他用着山西口音，告诉你，那里一年可出五千多包的面粉，每包的价钱约略两块多钱。又说这十几年来，这一带因为山水忽然少了，磨坊关闭了多少家，外国人都把那些磨坊租去做他们避暑的别墅。

惭愧的你说，你就是住在一个磨坊里面，他脸上堆起微笑，让面粉一星星在日光下映着，说认得认得，原来你所租的磨坊主人，一个外国牧师，待这村子极和气，乡下人和他还都有好感情。

这真是难得了，并且好感的由来还有实证。

就是那一天早上你无意中出去探古寻胜，这一省山明水秀，古刹寺院，动不动就是宋辽的原物，走到山上一个小村的关帝庙里，看到一个铁铎，刻着万历年号，原来是万历赐这村里庆成王的后人的，不知怎样流落到卖古董的手里。

七年前让这牧师买去，晚上打着玩，嘹亮的钟声被村人听到，急忙赶来打听，要凑原价买回，情辞恳切。

说起这是他们吕姓的祖传宝物，决不能让它流落出境，这牧师于是真个把铁铎还了他们，从此便在关帝庙神前供着。

这样一来你的窗子前面便展开了一张浪漫的图画，打动了你的好奇，管它是隔一层或两层窗子，你也忍不住要打听点底细，怎么明庆成王的后人会姓吕！

这下子文章便长了。

如果你的祖宗是皇帝的嫡亲弟弟，你是不会，也不愿，忘掉的。

据说庆成王是永乐的弟弟，这赵庄村里的人都是他的后代。

不过就是因为他们记得太清楚了，另一朝的皇帝都有些老大不放心，雍正间诏命他们改姓，由姓朱改为姓吕，但是他们还有用二十字排行的方法，使得他们不会弄错他们是这一脉子孙。

这样一来你就有点心跳了，昨天你雇来那打水洗衣服的不也是赵庄村来的，并且还姓吕！

果然那土头土脑圆脸大眼的少年是个皇裔贵族，真是有失尊敬了。

那么这村子一定穷不了，但事实上则不见得。

田亩一片，年年收成也不坏。

家家户户门口有特种围墙，像个小小堡垒——当时防匪用的。

屋子里面有大漆衣柜衣箱，柜门上白铜擦得亮亮；炕上棉被红红绿绿也颇鲜艳。

可是据说关帝庙里已有四年没有唱戏了，虽然戏台还高巍巍地对着正殿。

村子这几年穷了，有一位王孙告诉你，唱戏太花钱，尤其是上边使钱。

这里到底是隔个窗子，你不懂了，一样年年好收成，为什么这几年村子穷了，只模模糊糊听到什么军队驻了三年多等，更不懂的是，村子向上一年辛苦后的娱乐，关帝庙里唱唱戏，得上面使钱？

既然隔个窗子听不明白，你就通气点别尽管问了。

隔着一个窗子你还想明白多少事？

昨天雇来吕姓倒水，今天又学洋鬼子东逛西逛，跑到下面养有鸡羊，上面挂有武魁匾额的人家，让他们用你不懂得的乡音招呼你吃菜，炕上坐，坐了半天出到门口，和那送客的女人周旋客气了一回，才恍然大悟，她就是替你倒脏水洗衣裳的吕姓王孙的妈，前晚上还送饼到你家来过！

这里你迷糊了。

算了算了！

你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你窗子里得了，窗子以外的事，你看了多少也是枉然，大半你是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1 今天是你走脱这四世界的四周年！

朋友，我们这次拿什么来纪念你？

前两次的用香花感伤地围上你的照片，抑住嗓子底下叹息和悲哽，朋友和朋友无聊地对望着，完成一种纪念的形式，俨然是愚蠢的失败。

因为那时那种近于伤感，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举动，除却点明了你和我们中间的距离，生和死的间隔外，实在没有别的成效，几乎完全不能达到任何真实纪念的意义。

去年今日我意外地由浙南路过你的家乡，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

我想起你的： 火车离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 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地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 1原载于1935年12月8日《大公报·文艺》第56期星期特刊。

的。

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即使人生如你底下所说： 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轨， 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坠！

就在那时候我记得火车慢慢地由站台拖出，一程一程地前进，我也随着酸怆的诗意，那“车的呻吟”，“过荒野，过池塘，……过噤口的村庄。

”到了第二站——我的一半家乡。

今年又轮到今天这一个日子！

世界仍旧一团糟，多少地方是黑云布满着粗筋络往理想的反面猛进，我并不在瞎说，当我写： 信仰只一细炷香， 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 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 朋友，你自己说，如果你现在坐在我这位子上，迎着这一窗太阳：眼看着菊花影在墙上描画作态；手臂下倚着两叠今早的报纸；耳朵里不时隐隐地听着朝阳门外“打靶”的枪弹声；意识的，潜意识的，要明白这生和死的谜，你又该写成怎样一首诗来，纪念一个死别的朋友？

1即“累赘”。

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

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意旨，归根都是运命，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

我也知道每一个日子是多少机缘巧合凑拢来拼成的图案，但我也疑问其间的摆布谁是主宰。

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

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

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氲，那么结实又那么缥缈，使我们每一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力！

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

但是我却要告诉你，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事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地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

间接地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轻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地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

你并不离我们太远。

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在人家不经意时莅止，带来勇气的笑声也总是那么嘹亮，还有，还有经过你热情或焦心苦吟的那些诗，一首一首仍串着许多人的心旋转。

说到你的诗，朋友，我正要正经的同你再谈一些话。

你不要不耐烦。

这话迟早我们总要说清的。

人说盖棺论定，前者早已成了事实，这后者在这四年中，说来叫人难受，我还未曾读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论评，虽然对你的赞美和攻讦由你去世后一两周间，就纷纷开始了，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平：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你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爱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涉到你的个人生活之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浮奢豪侈！

朋友，我知道你从不介意过这些，许多人的浅陋老实或刻薄处你早就领略过一堆，你不止未曾生过气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并且常常表现怜悯同原谅；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净；头老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许多不折不挠的勇气。

但是现在的情形与以前却稍稍不同，你自己既已不在这里，做你朋友的，眼看着你被误解，曲解，乃至至于谩骂，有时真忍不住替你不平。

但你可别误会我心眼儿窄，把不相干的看成重要，我也知道误解、曲解、谩骂，都是不相干的，但是朋友，我们谁都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真了解了我们，即使是痛下针砭，骂着了我们的弱处错处，那整个的我们却因而更增添了意义，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

你在《猛虎集》“序”中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你却并未说明为什么写诗是一桩惨事，现在让我来个注脚好不好？

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所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悠扬铿锵的语言（哪怕是几声小唱），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的冲动，这本来是个极寻常的事。

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都不断有这种人。

轮着做这种人的多半是为着他情感来的比寻常人浓富敏锐，而为着这情感而发生的冲动更是非实际的——或不全是实际的——追求，而需要那种艺术的满足而已。

说起来写诗的人的动机多么简单可怜，正是如你“序”里所说“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

虽然有些诗人因为他们的成绩特别高厚广阔包括了多数人，或整个时代的艺术和思想的冲动，从此便在人间披上神秘的光圈，使“诗人”两字无形中挂着崇高的色彩。

这样使一般努力于用韵文表现或描画人在自然万物相交错时的情绪思想的，便被人的成见看做夸大狂的旗帜，需要同时代人的极冷酷地讥讽和不信任来扑灭它，以挽救人类的尊严和健康。

我承认写诗是惨淡经营，孤立在人中挣扎的勾当，但是因为我知道得太清楚了，你在这上面单纯的信仰和诚恳的尝试，为同业者奋斗，卫护他们的情感的愚诚，称扬他们艺术的创造，自己从未曾求过虚荣，我觉得你始终是很逍遥舒畅的。

如你自己所说：“满头血水”，你“仍不曾低头”，你自己相信“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

简单地说，朋友，你这写诗的动机是坦白而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这在讨论你诗的时候，谁都先得明了的。

至于你诗的技巧问题，艺术上的造诣，在这新诗仍在彷徨歧路的尝试期间，谁也不能坚决地论断，不过有一桩事我很想提醒现在讨论新诗的人，新诗之由于无条件无形制宽泛到几乎没有一定的定义时代，转入这讨论外形内容，以至于音节韵脚章句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的时期，即是根据着在这方面努力尝试过的那一些诗，你的头两个诗集子就是供给这些讨论见解最多材料的根据。

外国的土话说“马总得放在马车的前面”不是？

没有一些尝试的成绩放在那里，理论家是不能老在那里发一堆空头支票的，不是？

你自己一向不止在那里倔强地尝试用功，你还会用尽你所有活泼的热心鼓励别人尝试，鼓励“时代”起来尝试——这种工作是最犯风头嫌疑的，也只有你胆子大头皮硬顶得下来！

我还记得你要印诗集子时，我替你捏一把汗，老实说还替你在有文采的老前辈中间难为情过，我也记得我初听到人家找你办《晨报副刊》时我的焦急，但你居然板起个脸抓起两把鼓槌子为文艺吹打开路乃至至于扫地，铺鲜花，不顾旧势力的非难，新势力的怀疑，你干你的事，“事在人为，做了再说”那股子劲，以后别处也还很少见。

现在你走了，这些事渐渐在人的记忆中模糊下来，你的诗和文章也散漫在各小本集子里，压在有极新鲜的封皮的新书后面，谁说起你来，不是马马虎虎地承认你是过去中一个势力，就是拿能够挑剔看轻你的诗为本事（散文人家很少提到，或许“散文家”没有诗人那么光荣，不值得注意）。

朋友，这是没法子的事，我却一点不为此灰心，因为我有我的信仰。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我认为我们这写诗的动机既如前面所说那么简单愚诚，因在某一时，或某一刻敏锐地接触到生活上的锋芒，或偶然地触遇到理想峰巅上云彩星霞，不由得不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中，编缀出一两串近于音乐的句子来，慰藉自己，解放自己，去追求超实际的真实，读诗者的反应一定有一大半也和我们这写诗的一样诚实天真，仅想在我们句子中间由音乐性的愉悦，接触到一些生活的底蕴参合¹着美丽的憧憬；把我们的情绪给他们的情绪搭起一座浮桥；把我们的灵感，给他们生活添些新鲜；把我们的痛苦伤心再揉成他们自己忧郁的安慰！

我们的作品会不会再长存下去，就看它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的，这种事它自己有它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

你的诗据我所知道的，它们仍旧在这里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浓淡参差地系在那些诗句中，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人的心里。

朋友，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

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志摩奖金”来继续你鼓励大家努力诗文的素志，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使不及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如果这事你不觉到太寒俭²不够热气，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朋友们的苦心，在冥冥之中笑着给我们勇气来做这一些蠢诚的事吧。

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北平³ 1原稿中为“渗合”。

2即“寒碜”。

3指民国纪年，后文中多有出现均同此。

蛛丝和梅花¹ 真真地就是那么两根蛛丝，由门框边轻轻地牵到一枝梅花上。

就是那么两根细丝，迎着太阳光发亮……再多了，那还像样么？

一个摩登家庭如何能容蛛网在光天白日里作怪，管它有多美丽，多玄妙，多细致，够你对着它联想到一切自然，造物的神工和不可思议处；这两根丝本来就该使人脸红，且在冬天够多特别！

可是亮亮的，细细的，倒有点像银，也有点像玻璃制的细丝，委实不算讨厌，尤其是它们那么洒脱²风雅，偏偏那样有意无意地斜着搭在梅花的枝梢上。

你向着那丝看，冬天的太阳照满了屋内，窗明几净，每朵含苞的，开透的，半开的梅花在那里挺秀吐香，情绪不禁迷茫缥缈地充溢心胸，在那刹那的时间中振荡。

同蛛丝一样的细弱，和不必需，思想开始抛引出去：由过去牵到将来，意识的，非意识的，由门框梅花牵出宇宙，浮云沧波踪迹不定。

是人性，艺术，还是哲学，你也无暇计较，你不能制止你情绪的充溢，思想的驰骋，蛛丝梅花竟然是瞬息可以千里！

好比你是蜘蛛，你的周围也有你自织的蛛网，细致地牵引着天地，不怕多少次风雨来吹断它，你不会停止了这生命上基本的活动。

此刻“一” 1原载于1936年2月2日《大公报·文艺》第86期星期特刊。

2原稿中为“潇脱”，依文意改之。

枝斜好，幽香不知甚处……“拿梅花来说吧，一串串丹红的结蕊缀在秀劲的傲骨上，最可爱，最可赏，等半绽将开地错落在老枝上时，你便会心跳！

梅花最怕开；开了便没话说。

索性残了，沁香拂散同夜里炉火都能成了一种温存的凄清。

记起了，也就是说到梅花，玉兰。

初是有个朋友说起初恋时玉兰刚开完，天气每天的暖，住在湖旁，每夜跑到湖边林子里走路，又静坐幽僻石上看隔岸灯火，感到好像仅有如此虔诚地孤对一片泓碧寒星远市，才能把心里情绪抓紧了，放在最可靠最纯净的一撮思想里，始不至亵渎了或是惊着那“寤寐思服”的人儿。

那是极年轻的男子初恋的情景——对象渺茫高远，反而近求“自我的”郁结深浅——他问起少女的情绪。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就在这里，忽记起梅花。

一枝两枝，老枝细枝，横着，虬着，描着影子，喷着细香；太阳淡淡金色地铺在地板上；四壁琳琅，书架上的书和书签都像在发出言语；墙上小对联记不得是谁的集句；中条是东坡的诗。你敛住气，简直不敢喘息，踮起脚，细小的身形嵌在书房中间，看残照当窗，花影摇曳，你像失落了什么，有点迷惘。

又像“怪东风着意相寻”，有点儿没主意！浪漫，极端的浪漫。

“飞花满地谁为扫？”

“你问，情绪风似的吹动，卷过，停留在惜花上面。

再回头看看，花依旧嫣然不语。

“如此娉婷，谁人解看花意”，你更沉默，几乎热情地感到花的寂寞，开始怜花，把同情统统诗意地交给了花心！

这不是初恋，是未恋，正自觉“解看花意”的时代。

情绪的不同，不止是男子和女子有分别，东方和西方也甚有差异。

情绪即使根本相同，情绪的象征，情绪所寄托，所栖止的事物却常常不同。

水和星子同西方情绪的联系，早就成了习惯。

一颗星子在蓝天里闪，一流冷涧倾泻一片幽愁的平静，便激起他们诗情的波涌，心里甜蜜地，热情地便唱着由那些鹅羽的笔锋散下来的“她的眼如同星子在暮天里闪”，或是“明丽如同单独的那颗星，照着晚来的天”，或“多少次了，一流碧水旁边，忧愁倚下她低垂的脸”。

惜花，解花太东方，亲昵自然，含着人性的细致是东方传统的情绪。

此外年龄还有尺寸，一样是愁，却跃跃似喜，十六岁时的，微风零乱，不颓废，不空虚，巅着理想的脚充满希望，东方和西方却一样。

人老了脉脉烟雨，愁吟或牢骚多折损诗的活泼。

大家如香山，稼轩，东坡，放翁的白发华发，很少不梗在诗里，至少是令人不快。

话说远了，刚说是惜花，东方老少都免不了这嗜好，这倒不论老的雪鬓曳杖，深闺里也就攒眉千度。

最叫人惜的花是海棠一类的“春红”，那样娇嫩明艳，开过了残红满地，太招惹同情和伤感。

但在西方即使也有我们同样的花，也还缺乏我们的廊庑庭院。

有了“庭院深深深几许”才有一种庭院里特有的情绪。

如果李易安的“斜风细雨”底下不是“重门须闭”也就不“萧条”得那样深沉可爱；李后主的“终日谁来”也一样的别有寂寞滋味。

看花更须庭院，深深锁在里面认识，不时还得有轩窗栏杆，给你一点凭借，虽然也用不着十二栏杆倚遍，那么懦弱无聊。

当然旧诗里伤愁太多；一首诗竟像一张美的证券，可以照着市价去兑现！

所以庭花，乱红，黄昏，寂寞太滥，诗常失却诚实。

西洋诗，原稿中为“凭藉”，按现行用法改之，文中多处同。

恋爱总站在前头，或是“忘掉”，或是“记起”，月是为爱，花也是为爱，只是全是真情，也未尝不太腻味。

就以两边好的来讲。

拿他们的月光同我们的月色比，似乎是月色滋味深长得多。

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花“不是预备采下缀成花球，或花冠献给恋人的”，却是一树一树绰约的，个性的，自己立在情人的地位上接受恋歌的。

所以未恋时的对象最自然的是花，不是因为花而起的感慨——十六岁时无所谓感慨——仅是刚说过的自觉解花的情绪，寄托在那清丽无语的上边，你心折它绝韵孤高，你为花动了感情，实说你同花恋爱，也未尝不可——那惊讶狂喜也不减于初恋。

还有那凝望，那沉思……一根蛛丝！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记忆也同一根蛛丝，搭在梅花上就由梅花枝上牵引出去，虽未织成密网，这诗意的前后，也就是相隔十几年的情绪的联络。

午后的阳光仍然斜照，庭院阒然，离离疏影，房里窗棂和梅花依然伴和成为图案，两根蛛丝在冬天还可以算为奇迹，你望着它看，真有点像银，也有点像玻璃，偏偏那么斜挂在梅花的枝梢上。

二十五年新年漫记 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1 《大公报·文艺副刊》出了一年多，现在要将这第一年中属于创造的短篇小说提出来，选出若干篇，印成单行本供给读者更方便的阅览。这个工作的确该使认真的作者和读者两方面全都高兴。

这里篇数并不多，人数也不多，但是聚在一个小小的选集里也还结实饱满，拿到手里可以使人充满喜悦的希望。

我们不怕读者读过了以后，这燃起的希望或者又会黯下变成失望。因为这失望竟许是不可免的，如果读者对创作界诚恳地抱着很大的理想，心里早就叠着不平常的企望。

但只要是读者诚实的反应，我们都不害怕。

因为这里是一堆作者老实的成绩，合起来代表一年中创作界一部分的试验，无论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它，断定它的成功或失败，谁也没有一句话说的。

现在姑且以编选人对这多篇作品所得的感想来说，供读者浏览评阅这本选集时一种参考，简单的就是底下的一点意见。

如果我们取鸟瞰的形式来观察这个小小的局面，至少有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展在我们眼下。

在这些作品中，在题材的选择上似乎有个很 1原载于1936年3月1日《大公报·文艺》第102期星期特刊。

偏的倾向：那就是趋向农村或少受教育分子或劳力者的生活描写。

这倾向并不偶然，说好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他们——农人与劳力者——有浓重的同情和关心；说坏一点，是一种盲从趋时的现象。

但最公平的说，还是上面的两个原因都有一点关系。

描写劳工社会，乡村色彩已成一种风气，且在文艺界也已有一点成绩。

初起的作家，或个性不强烈的作家，就容易不自觉的，因袭种种已有眉目的格调下笔。

尤其是在我们这时代，青年作家都很难过自己在物质上享用，优越于一般少受教育的民众，便很自然地要认识乡村的穷苦，对偏僻的内地发生兴趣，反倒撇开自己所熟识的生活不写。

拿单篇来讲，许多都写得好，还有些写得特别精彩的。

但以创作界全盘试验来看，这种偏向表示贫弱，缺乏创造力量。

并且为良心的动机而写作，那作品的艺术成分便会发生疑问。

我们希望选集在这一点上可以显露出这种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纯真，刺激作家们自己更有个性，更热诚地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

除却上面对题材的偏向以外，创造文艺的认真却是毫无疑问的。

前一时代在流畅文字的烟幕下，刻薄地以讽刺个人博取流行幽默的小说，现已无形地摒出努力创造者的门外，衰灭下去几至绝迹。

这个情形实在是值得我们作者和读者额手相庆的好现象。

在描写上，我们感到大多数所取的方式是写一段故事，或以一两个人物为中心，或以某地方一桩事发生的始末为主干，单纯地发展与结束。

这也是比较薄弱的手法。

这个我们疑惑或是许多作者误会了短篇的限制，把它的可能性看得过窄的缘故。

生活大胆的断面，这里少有人尝试，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也无多少人认真地来做。

这也是我们中间一种遗憾。

至于关于这里短篇技巧的水准，平均的程度，编选人却要不避嫌疑地提出请读者注意。

无疑的，在结构上，在描写上，在叙事与对话的分配上，多数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地运用。

生涩幼稚和冗长散漫的作品，在新文艺早期中毫无愧色地散见于各种印刷物中，现在已完全敛迹。

通篇的连贯，文字的经济，着重点的安排，颜色图画的鲜明，已成为极寻常的标准。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在各篇中我们相信读者一定还不会不觉察到那些好处的，为着那些地方就给了编选人以不少愉快和希望。

最后如果不算离题太远，我们还要具体地讲一点我们对于作者与作品的见解。

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

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利之上。

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

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借力于逼真的，体验过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着伤感的“情节”！

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须实际的经过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

许多人因是自疚生活方式不新鲜，而故意地选择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并不熟识的生活来做题材，然后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

这种创造既浪费文字来夸张虚伪的情景和伤感，那些认真的读者要从文艺里充实生活认识人生的，自然要感到十分的不耐烦和失望的。

生活的丰富不在生存方式的种类多与少，如做过学徒，又拉过洋车，去过甘肃又走过云南，却在客观的观察力与主观的感觉力同时的锐利敏捷，能多面地明了及尝味所见、所听、所遇，种种不同的情景；还得理会到人在生活上互相的关系与牵连；固定的与偶然的中间所起戏剧式的变化；最后更得有自己的特殊的看法及思想，信仰或哲学。

一个生活丰富者不在客观的见过若干事物，而在能主观的激发很复杂、很不同的情感，和能够同情于人性的许多方面的人。

所以一个作者，在运用文字的技术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代才女林徽因在文学上著述不多。其作品自有女性的温婉清丽，但并不为小格局所囿。她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娇弱女子，笔下流露出令人惊讶的对民间百态的深谙，实有创作的天赋。这位秀外慧中的民国女子，早已化为一代传奇，于历史中定格为“人间四月天”。

——豆瓣Godfather 那些日子，每天在公交车上花费的时间近三个小时，所以随身携带一本书，打发车上百般无聊的时光。

那几日，安静躺在手边的便是《你是人间四月天》喜欢林徽因，因她独有的才情，也因她与志摩那段至真至纯的情谊，亦因他与梁思成不离不弃、两心相依的永远。

——豆瓣sunflower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编辑推荐

1.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林徽因。

2.有关林徽因，一直是个热议的话题。

林徽因的文学作品留存的不多，但是因为泰戈尔以及徐志摩的缘故，其文学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张爱玲。

3.本书是《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的精装版。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